

第十八回 劉公子充發黑龍江 松小姐喜動紅鸞宿

話說次日晚堂，提出柏忠，當堂跪下。才要審時，遙看見個家人上來，在文卿耳畔低低說了幾句話，就往外說：「送機密信的要面見大人。」只見文卿道：「既有要緊，領他進來就是了。」家人出去，就帶進一人來。柏忠在地下偷瞧，見他背著臉，看不見是個甚麼人，遠遠的見他由旁邊慢慢的轉上去，向文卿請了安，說話也聽不真。見他貼肉取出一封文書送上，文卿看過，遞與墨卿。

只聽家人說：「我們相府的人，還怕甚麼？有誰來做對頭！」又聽墨卿道：「立斃死這囚徒就是了！」又見文卿道：「你回去，請中堂放心。」家人道：「我老爺改日定當面謝。」這幾句說得略高些。只見那來的人，匆匆的出去了。

柏忠心裡暗想，府裡有人來說情了。聽得上面問道：「柏忠，你招不招？」柏忠道：「小的實在不知，實情冤枉！小的同英家是街鄰，也不能做這種沒天理的事！或者家下有人，言語之間，得罪了他，他有意來害我，也未可知。就是敝上公子，從來並不做法之事。求大人格外施恩，願大人朱衣萬代！」說罷，叩頭不止。

墨卿喝道：「問他講什麼！」就飛下簽來道：「作實重打，不必計數！」各役上來動手，柏忠叫道：「大人天恩！」文卿在上面說道：「柏忠你這奴才！你招了還可有命，如其不招，頃刻為杖下之鬼！看你枉自熬刑受苦，我倒憐你無辜，我教你死得心服就是了！」就把書信往下一擲，吩咐道：「等他看過，再為動刑。」

柏忠在地下，拾起書信一看，嚇得面如土色。原來信上是請許、李二位，將柏忠處死滅口，相府做主，沒得人要人的活。柏忠此時，冷汗淋身，暗想：「我為他受刑不招，他倒要害我性命！也怪不得我了。」主意已定，叫道：「二位大人在上，小人情願直供！」墨卿怒道：「你休得多言！」文卿道：「你且說來。」柏忠就將前後事情，一長一短，直招出來，所有自己主謀，一概推在劉三公子身上。

文卿叫他畫了供，道：「你既直招出來，我總開活了。況你也不犯死罪，是你主人指使。」柏忠叩謝，跪在一旁。隨即提出劉三公子，審問一番，把柏忠的口詞與他看過，劉三公子也就沒得說，只好從直招認，畫了口供。許、李同回奏，旨意下來，大略說劉捷縱子為惡，擅搶良家女子，不法已極！又復冒認為女，設計陷害大臣為詭譎。柏忠助紂為虐，倚勢橫行，深堪痛恨！劉捷罰俸一年，降三級，仍留內閣辦事。劉浩革去舉人，發往黑龍江效力。柏忠重責枷號，期滿遞解回籍。

大理寺點瞭解差，押劉三公子上路。又將柏忠重打四十，頭號一面大枷，許、李二位恭維，就將他發在松府頭門外示眾。劉府用了幾兩銀子，讓劉三公子回去一走，父母妻妾，哭得難解難分。奉旨欽犯，解差何敢久留？推他上路。劉相同松、李、許三家，更添仇恨，竟是不共戴天了！氣到無可發洩之處，又著人在外放風說：「松御史委實是個女兒，在我家飲酒，飲醉了，被我們已經識破，我家公子才帶進內室，還睡了一夜呢！他惱羞成怒，就同公子有仇！」又誇他的腳怎麼好、瘦得可愛，你們不信，看他走路，還有些女相呢！一個傳十個，十個傳百個。竟當做新聞談起來，弄得人人疑惑，個個傳揚。

寶珠心裡也有許多的不安，朝臣之中，雖不敢戲侮，寶珠究竟有愧於心，倒不大同人來往。即如寶珠的至親好友，許、李幾家也曾聽人傳說，心裡總不肯信。只說劉家同他有仇，見他年輕貌美，就生出些混話來糟踏他，倒反付之一笑。也有相信的，說定然是個女人，男人那有這種美麗？又有不相信的，說定然是個男人，女人那有這種作為？正是疑者半，信者亦半。

只有張山人知道寶珠是女子，聽得物議難堪，倒替他捏一把汗，暗想：「如落在別人手裡，反為不美，倒不如趁此成就他們的姻緣。」主意想定，就坐車到許府來。卻好那一天許公在部，只有文卿在家，接進書房，談了幾句，張山人道：「老夫有件要事面商。」說著，目視左右，文卿會意，屏退家丁。

張山人起身一揖，道：「老夫今日特來討杯喜酒吃吃，不知世兄尊意如何。」文卿道：「不知老先生說的那家？容晚稟明家君再議。」張山人道：「此事必須吾兄自為之。」文卿道：「請教究竟是誰家，述求明示。」張山人道：「就是松家小姐。」文卿道：「松家小姐許了李墨卿，沒有小姐了。」張山人笑道：「虧你天天同人往來，也不知道人家是個小姐！」

文卿又驚又喜，站起身來，不由的笑道：「秀卿真是個女兒嗎？那就好極了！只怕不確。」張山人道：「怎麼不確？老夫生辰九十餘年，眼睛錯看過人的麼？我初次見他，已經識透，但是不敢輕言。如今物議難堪，不能再隱，特來成全世兄。倘為他人識破，恐捷足者先得之矣！況我推你們八字，也是相對相當。世兄不可失此機會！」

文卿喜得說不出話來，只是歡笑，對張山人道：「我明日就請老先生為媒，去走一趟。如其得成，容晚當效犬馬。」說罷，連連作揖。張山人道：「不是老夫推辭，就去說，他也不認，而且也不好出口。」文卿道：「怎麼好呢？那就害死我了！」又抓耳搔腮的道：「有什麼法想呢？有什麼計較呢？」張山人道：「世兄不要性急，老夫倒有個章程。」就在文卿耳邊，說了幾句。文卿笑著，只是點頭，又將茶几一拍道：「非此不可！」就對張山人作了兩個揖。張山人笑道：「別要被攪住了，就是事成，也不可聲張。」文卿連連答應。

張山人告辭而去，文卿坐在書房，想一回，笑一回，弄得象呆子一般。偏偏事有湊巧，門上來回：松大人到了。文卿這一喜，深似寒儒乍第，窮漢發財，從天上掉下一個寶貝來，趕忙叫請，自己就迎出來，接上花廳。文卿並不開言，忍不住對著寶珠只是傻笑。寶珠道：「我今天有甚可笑之處？你這般見哂！」文卿仍不回答，笑個不住，寶珠也就笑了。

文卿見他這一笑，眉舒楊柳，唇縮櫻桃，果然傾國傾城，千嬌百媚，身子都軟癱了！掙扎一會，起身道：「我想出一句要話來問你，裡面坐罷。」寶珠心裡算計一番，就隨進來，到內書房坐下。文卿自己出去，把門鎖了進來，又對他傻笑。寶珠頗為疑惑，問道：「你今天笑得有因。」文卿笑道：「我心裡樂得受不得！」寶珠道：「你樂的什麼事？」

文卿又不言語，只是發笑，寶珠道：「說半句留半句，最是悶人。」文卿道：「我說了，你要作惱呢。其實，你也該歡喜呢！」寶珠道：「什麼鬼話？我不懂得！再不說，我就走了。」文卿道：「只怕你今日難走呢！我門都上了鎖了。」寶珠知道話裡有話，桃花臉上兩朵紅雲，登時現出。

文卿忍不住，就在寶珠身邊坐下來，笑道：「妹妹，我愛煞你了！」寶珠忙起身道：「你今酒吃醉了！」文卿道：「我酒倒沒有醉，色倒迷住了。」寶珠已驚得無話可說，只得冷笑道：「常時混鬧，也覺無趣。」文卿正色道：「誰同你開玩笑？我書房裏，還有...

看你臉面何存！」

寶珠嚇得半晌無言，低低的道：「你瘋了！」文卿道：「你不必賴，你的隱事，我都知道，不如爽快認了，還於你有益多著呢！」寶珠道：「認什麼？」文卿道：「你別糊塗，一定要我說明白嗎？你放心，我都不替你傳揚。」寶珠此刻也就低著頭，不敢言語。文卿道：「怎麼樣？你認是不認？」問了幾聲，寶珠總不回言，淚珠滿面。

文卿心裡頗為不安，倒安慰道：「你別要傷心！你我是至交，我難為你嗎？」說著，走到旁邊坐下，替他拭淚。寶珠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，文卿扯他坐在懷裡，只敢用好言撫慰。忽見寶珠推開文卿，站起身來道：「我的行藏，被你識破，我也不敢強。但我也不是不得已的苦衷，求你還要原諒我一點臉，就是你的交情。你今日一定要逼我，於你也無甚好處，何苦來呢！」說罷，又流下淚來。文卿道：「我並非逼你，不過是愛你！你如果依我，一點都不向人說，就連墨卿，我也不告訴。」寶珠道：「依什麼？」文卿笑道：「你是聰明人，還不懂嗎？」寶珠大怒道：「那個話頭，可以砍頭！你把這事，是斷不行的！」

文卿那裡肯聽，笑嘻嘻的又挨過來，要想攔他。寶珠急道：「你把我當准！你見沒人在此，就可以隨心所欲嗎？今天若有半點苟且，我這幾年的清名，付之東洋大海了！」文卿還是歪纏，寶珠哭道：「罷了，今天是我死期了！」說著，將頭望柱子上撞去，文卿嚇慌，一把扯住，急聲都叫出來，喊道：「我不敢！我不乾！聽你使，隨你的意思！」寶珠坐下，還是哭個不休。

文卿也坐在椅上喘氣，停了一會，歎道：「人非草木，不能無情。今日就是你身立其境，見這等絕世無雙的人物，也不動心的嗎？你這樣貞烈性子，諒我也不敢強你。我頗不自量，意思要同你訂下百年之好，還肯不肯呢？」問了幾十遍，寶珠總不答應，文卿發急道：「肯也說一句，不肯也說一句，好教我放心。」寶珠無奈，只得回道：「我也做不得主，要問娘同姐姐呢。」文卿道：「你心裡願不願？」

寶珠粉頸頻低，秋波慵盼，一言不發，雙頰飛紅，那欲言又止的神情，令人可憐可愛。文卿道：「說是必定不肯，你就點下頭也可以。」寶珠挨了一挨，微微點頭。文卿大喜，又笑起來，酣酣的道：「我件件都如意，只有一件不放心，你腳是裹過的麼？」寶珠又點了點頭，文卿就挨過來道：「我瞧瞧，好不好？」伸手來拉他靴子，寶珠紅泛桃腮，用手微攔，文卿道：「你別強。」

將靴子裡帶子替他解下，慢慢脫下來，露出一對尖尖瘦瘦、追魂奪命小金蓮，繡鞋翹然，纖不盈指，握在手中，玉軟香溫，把頑一番，竟不忍釋手，心裡又大動起來。無如見他性子太烈，不敢惹他，又把靴子替他穿好。寶珠道：「你可放我回去了。」文卿道：「那不能，話還沒有講定呢！你先請到我家母房裡坐坐，包你沒有外人，我還有要言同你相商。」寶珠無法，只好依他，隨了進去。不知進去有何說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[返回 >> 蘭花夢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